

银龄乐



## 在海南过年

文/ 陆永敢

冬季一到,候鸟会陆续从寒冷的北方飞抵海南岛栖居越冬,在海边的红树林间翩跹。人类也会模仿,像“候鸟”一样,从四面八方会聚在海南岛,享受海岛的温暖。候鸟成群结队,人们也会呼朋唤友。

在海岛上过年,已有好几年的经历,每年都是兴味盎然乐此不疲。

海南岛的年味是浓烈的,各地各有特色,保亭有黎苗鱼茶待客来,琼中有美食三色饭,陵水有娘家酸粉,三亚有崖州民歌贺新春,文昌有除尘送灯制糖贡,万宁有阉鸡槟榔山兰酒,澄迈有年味飘香黑豆腐等等。虽然,我们没有去体验临高木偶大戏闹新春,没有去感受儋州加丹纸上拟春联,也没有去领略琼海送穷穿炒谷口。然而,海南的风情,新春的风味,过年的风趣,无时无刻不在感染大家,为大家带来福泽。

天之涯,海之角,梦之遥,几千年的海风吹拂,数千里的海浪激荡,沙滩拥抱海洋,海鸥飞翔蓝天。一棵棵椰子树挺拔伟岸,它们不惧大地干渴,一头扎进土壤深处,吸收水分,结成饱满多汁的果实。千年榕树,向下的根须,向上的枝干,连着高天厚土,滋养着自身的容貌。三角梅,五彩缤纷七色斑斓,粉

红的、紫蓝的,白色的交相辉映,春意正浓。

海边的一切,都令人陶醉。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年,无疑是一种幸福,一种享受。

一餐年夜饭,体现着浓浓深情。我们有过大伙动手,集体置办的模式。选定一户人家,本着能者多劳,齐心协力,你来洗菜我来切,他来上厨,我家一条鱼,你家一刀肉,他家一只鸡,你家的鱼干,我家的盐水鸡,他家的话梅煮花生,凑合上桌,一桌菜肴珍饈就丰盛了。购买石斑鱼,体验一把重量与价格的悖论,竟然大的便宜小的贵,2斤以上的30块一斤,一斤半上下的,35块一斤,一斤左右的,40块钱一斤,当然,贵,总有贵的道理。一斤左右的肉质是最好的。准备年夜饭时光,总是忙碌而有序的。厨房间,笃笃笃的剁肉声,油锅里,吱吱吱的煎炸声,汇聚一起嘻嘻哈哈的趣味声,成为一曲大年三十的交响乐,时而激烈,时而委婉,一直延续到出菜上桌。

更多次年夜饭,是选择去酒店,这个要省事得多,只要预订包厢,点好菜肴就可以了。海南特色菜,临高烤乳猪,万宁东山羊,白斩加积鸭,清蒸和乐

蟹,文昌鸡,椰子饭,必须点的。清汤鱼圆,洁白的肌肤,丰满的形态,白白嫩嫩,圆润嫩滑,好像元宵畅游在水中,也是需要的。八宝菜,虽很普通,也不能少,咸菜、豆芽、豆腐干,凑合炒煮,吃起来酸爽可口,润喉,落胃。

天增岁月人增寿,岁月老了,心还年轻。在年夜饭的餐桌上,一杯酒,喝醉了旅居的心,一番话,温暖了战友情,一桌菜,慰藉了疲惫身。共同的生活习惯,共同的成长经历,敞开心扉,畅所欲言。话题从台湾统一与回归,到国家命运与振兴,从人民生活安宁与健康,到个人收入与富裕,有时在枝节上,由于看法各异,也会争得面红耳赤,不可开交。当然,无伤感情,无伤大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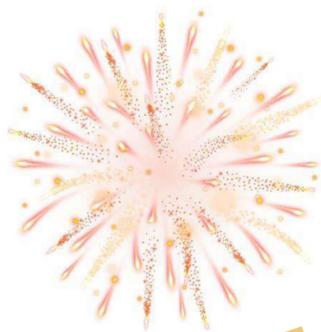
在海南旅居过年,聚在一起,不是战友,就是同学。经过时间沉淀与洗礼,长相守,不相忘,相互之间如一个硬币的正反面,清清楚楚,袒露无遗。然而,大家相互包容,相互理解与接纳。此心安处是吾乡,在他乡异域没有长辈,没有下一代,清一色的一代人,我们无拘无束,无忧无虑,无牵无挂,不要贴春联,不分压岁钱,在简约的时光里,送走旧岁,迎来新年。

爆竹声中一岁除,声高音低各不

同。室内推杯换盏,其乐融融,室外火树银花,爆竹声声。我们居住的城市,没有禁烟火爆竹,大年三十,正月初一,月半元宵,是燃放烟花爆竹高潮,噼里啪啦,有的像雷炸,有的像炮轰,响作一团,喧闹人间。尤其到大年三十夜间的跨年时辰,爆竹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,烟花飞舞,照亮每一个角落,顷刻间,整座城市沸腾起来,即便早早睡去的,都会被这喧嚣叫醒。人们似乎在这鞭炮声中,听到岁月的流转,感受生活的脉搏,那是给旧年的送别,那是迎新岁的序曲,那是希望的旋律,那是生活的赞歌。每一次点燃,都是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待。

沉醉在丰盛日福的时光里,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开始,一道盛大的精神大餐拉开帷幕,给人们送来精神上的饕餮享受。

这是一个跨越年度的晚上,一个告别所有忧愁与烦恼的晚上,也是开启新的一年快乐与开心的晚上。热烈与静安相拥,回顾与展望共情。大家喝着小酒,聊着人生谈理想,像春风吹拂山河,似春雨滋润大地,不知不觉间,你会发现,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,已经展现在你的面前。



蓝色的天空,渲染着淡淡的朝霞,像一幅吸了水的低饱和水彩画。一缕翠烟轻起,一只不太有警惕性的家狗,一座座暖黄色的房子,让整幅画有了生气。房前,沾着露水的青菜,整整齐齐,每一棵都长得珠圆玉润,形状大小均一,像复制粘贴似的,可见主人的用心呵护。天空拂晓,那一刻静谧,舒心,庄重,又有点神秘,就是那种大地即将苏醒的前奏,充满着无限的希望。

听一个外地来萧山短期居住的朋友说,萧山,给他的印象,庙特别多,而且大都不是建在山上,村子里随便逛逛就能见到。我想家里的老人听了应该会很自豪。亲戚常说,我们这个地方一直平平安安,那是因为有我们老人吃斋念佛,宿山还愿。

家狗只是起身跟我们一起照眼,轻轻摇了下尾巴算是打过招呼,又扑通倒下头缩进肚子,开始它的回笼觉,大概是寺庙来人入往,又都是香火客,所以它见怪不怪,不需要驱赶陌生人。

早就知道家附近有座勇义寺,但一直没有去过,今天拿着相机打算在摄影的最佳时段准备拍几张。

阳光开始明亮,今天是个好天气,天空开始褪去所有装饰,如洗涤一般露出碧蓝本色,万里无云,愈发衬出世间万物色彩,红棕色的琉璃瓦黄色的墙面非常鲜艳,绿植掩映下带着光影的佛字更具意境,我贪婪地拍摄。

勇义寺高墙内的建筑非常宏伟,亭台楼阁,阶砌庭花,小桥流水,曲径通幽。还有拿着大刀的铁公雕塑,刻着苍劲有力大字的石壁。

刚好晚上下过一场大雨,水塘还没褪干,瓦檐翘角在倒影中,完美的镜像,难得的影像。

勇义,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壮烈,不知道是否有什么关联性的故事,特地去看了一下,勇义寺最初是为了纪念三国东吴时期诸暨倪章、倪良、倪求三兄弟而设立的村野小庙,后来因关羽的忠义仁勇而改名为勇义庙。是一座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寺院,已有近1800年的历史。

所前有个乡贤廖庆忠见老庙香火日盛但庙宇狭小,交通不便,遂号召四方贤达上书政府要求迁移新址并更名为勇义寺。现在的勇义寺占地面积非常宽广,建筑雄伟别致,除了保留老庙的道家文化,还新增了佛教和儒家元素,成为萧南山片区规模最大的修禅养生、祈福赏景地之一。

看到有工作人员在整理祈福的红布条,我走过去打了招呼。聊到了香火,聊到了善男信女,“有时候不是本地人”她说,很多是外地赶过来的,远的有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。

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时光静好,根植于心底的愿望,无关旁人,无论时光如何冲刷,都不会改变。在冗杂的世界,心灵是一片独特的风景,这样一想,那些善男信女,那些乡贤,确实也打动了

## 勇义寺半日闲

文/ 漫天彩云

## 烟花升起

文/ 赵显一

家里的垃圾桶被母亲发现,她又会捡回去。为这事,我和她曾经有多次的争辩,最后拗不过她,只好低头。今天,是比较成功的一次。

今天女儿去单位值班了。

中午,母亲回来去屋后菜园子拔了很多小青菜,我洗干净,放好备用。母亲淘米,电饭煲开始工作。我对母亲说,等中午暖和些,我把父亲抱出来晒晒太阳,你把床上的被子、床毯等也晒晒。母亲说好的。

丽英在准备中午的菜了,把昨晚没吃完的鱼丸、肉饼子和河虾、香菇放到电热锅里,放入青菜。母亲走进厨房,热了父亲要吃的菜,盛了饭,给他送进去了。等母亲忙好后,我们三人开始吃饭,热气腾腾的火锅,加上白斩鸡,虾油鸭,八宝菜,我喝了半斤黄酒,三个人聊来聊去,今天母亲很开心。

吃好,我接着重复上午的事情,洗碗,清理饭桌。母亲先去给父亲穿衣服,等我收拾完毕,母亲叫我了,要我进去帮忙。我和母亲合着把父亲抱到轮椅上,推出房间,小心翼翼下了台阶,我接过母亲递过来的一件衣服,盖在父亲的膝盖上,推着父亲出去了。

父亲气色不错,前几天妹妹过来给他理了头发,很显精神。我们沿着小河边的柏油路一直往西,一路上我陪父亲说话,我说,大年初一,我们就不走村里那条大路了。半个多小时后,我们回了

家。我找来一块软的棉布,费力地抱起他,给垫到座椅上,把他推到屋檐下,背对阳光,开启了堂前的电视机。生病以来,父亲依赖上了电视。

我见父亲这会儿安静看着电视,便去打扫他们的房间,拖了地。去年父亲生病出院以后,我们一家人有大致的分工,我负责给父亲供药,推轮椅,搞卫生;妻子采购病号用品;妹妹定期给父亲理发、刮胡须,还不时给两老买吃穿;母亲专职做好护理工作。年前几天,我进进出出去河边清洗拖把,旁人看见了,说我是左邻右舍最勤快的儿子。

等一切妥当,我便在台门口石凳子上落座,看起手机来了。

父亲坐的时间久了,累了。我便上前,松开手刹,把父亲推进房间,抱起来放到床上。

堂哥小金来了,是我约他来的。我想把辅房最西边那一间装修一下,给父母亲当作临时卧房。辅房前后半间用铝合金门隔断,里面有洗衣机,洗脸盆,拖把池,还有卫生间和淋浴房,由于没有使用,当作储藏间。我父亲小中风后,因住在正屋一楼,推车通道狭窄,还要上下台阶,母亲一个人力不从心。而辅房就不是这样了,那里地方大,进出没有台阶,方便安全。小金看过后说,墙砖和地砖不用敲掉了,铝塑板平顶照用,隔离门也保留,卫生间内加个洗手台盆即可,里间再隔一点出来,做一些

柜子。到时再安装空调和电视机,换几盏灯就行了。母亲过来说这样好,简单点就行,很认可,还说,为了这个装修,听我说这也要敲掉,那也要弄掉,看样子要大动干戈,好多天没睡好,还说和父亲这么大了年纪了,实在没必要这么去浪费花钱的。小金说,大约初七八先让水电工来看一下。我说好的,我得在这个时间前,把里面的地方腾出来。

晚饭老样子,女儿值班不来吃。我们仨又聊了很多,母亲说了舅舅家的一些事情。母亲还说,有我在家里,你们就安心上班工作,请护工目前我不赞成,等我做不动了再说。母亲的活泼地有声。饭后,妻子问我,要不要去走走会儿路?我说好的。我们去外面绕了一大圈,顺便去村口的超市买了点东西。走到家里,我突然感到腰膝酸软,尽显疲惫,独自去车里坐了会。抖音里的春节异常热闹,有人发了西湖断桥的照片,熙熙攘攘的游客,不比国庆假期少,庆幸自己没有去轧闹猛。

8点多时,女儿回来了,说今天路上一路畅通。等她去爷爷奶奶房间停留片刻后,我俩一起上楼。

远处的天空,升腾起绚烂的烟花,噼里啪啦的、低沉浑厚的,互相交织,此起彼伏,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,人们以此辞旧迎新,祝愿来年所愿之事,如约而至,岁月安好。

## 一篮年糕

文/ 沈叔禹

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,一个北风呼啸、寒冷彻骨的年末除夕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那时的天气格外寒冷,十来岁的我,一个调皮的毛头小子,常在家旁的池塘上滑冰嬉戏,在家门前堆砌雪人。彼时的冬天,与如今大不相同,三九四九时,天空中常常大雪纷飞。

去年这个时节,我回到农村老家,有幸从邻居阿荣口中听闻了一篮年糕的往事。这一事件距今已相隔半个多世纪,知晓得似乎有些迟了,但亲耳聆听当事人的讲述,我深受触动。这故事宛如一壶陈年佳酿,越陈越香,越品越有味。

这是我奶奶做的一件平凡却伟大的小事,在60年前,这无疑雪中送炭,救人于困境之中。所以,当阿荣与我谈及此事时,满是感念。

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,莫过

于春节。此时人们盼望梅花绽放,迎接新春。然而,在那个艰苦年代,并非家家户户都能沉浸在喜庆之中。许多穷苦人家,过年如同过难、过关。小孩子们望眼欲穿,盼着过年能填饱肚子,闻到鱼肉的香气,能穿上一件新衣服,高兴一番;而大人们却在为柴米油盐忧心忡忡。

阿荣是我儿时的小伙伴,如今已至古稀。他见到我时,兴高采烈。我们两家同属一个生产队,相距不过百来米,一声鞭炮响的工夫就能走到。他骑着电动车前来,满面春风,气色颇佳,这个年纪,健康就是最大的福气。他家早年盖起了别墅,房屋落地面积一百多平方米,还购置了小轿车,儿孙绕膝,尽享天伦之乐。

他拉着我的手,不停地夸赞我的奶奶。他说起奶奶照顾他家的往事:在他十来岁时,父亲病重,家中兄弟姐妹五

人,一家七口挤在一间茅草舍里,全靠母亲和姐姐挣工分维持生计。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只能经常到我奶奶那里寻求接济。我爷爷和奶奶每次都不会让他们空手而归。

他回忆那年除夕,天气格外寒冷,他家却断了粮。眼看到嘴的年夜饭都没了着落,还谈什么过年?正在绝望之时,大姑婆(左邻右舍都这么称呼我奶奶)拎着一篮年糕,一步一步,艰难地走来。这一篮年糕,让他们一家七口得以熬过这个难关。阿荣说,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份恩情。

爷爷奶奶时常接济困难人家的事,我曾听旁人说起过,但这件事,还是我第一次听说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难得阿荣依然铭记于心。

我奶奶如果还在世,今年该有127岁了。她生前从不提及帮助他人解困的事。那半个多世纪前的一篮年糕,她

或许早已忘却。可阿荣却记了一辈子。三年前,阿荣的老母亲病重,正巧我回了老家,便顺道去探望。老人家见我,挣扎着想要从床上坐起来,我赶忙拦住。那时她已九十三岁高龄。

那天,我和阿荣这老哥老弟相见,十分开心。又要过年了,如今生活条件大为改善,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别墅,买了轿车,一日三餐鸡鸭鱼肉已是寻常,只要想吃,便能吃到。现在平日里的吃穿用度,比过去过年时还要丰盛。

当年奶奶的那一篮年糕,让阿荣从十来岁记到如今七十多岁,怎不让我感慨万千。我家祖上积德,福泽后世。

一篮年糕,雪中送炭。在今天,这篮年糕或许值不了多少钱,但在当时,却拯救了一家。邻里间守望相助的情谊,最珍贵。